皇明史概

臣朱國禎輯

宣德四年正月戊辰衍聖公孔彦縉欲遣人以鈔往福建市書慮遠行不敢自擅咨於尚書胡濙濙以聞上曰福建書籍無禁先聖子孫欲廣搆亦何必言審度而後行亦見敬慎其令有司依時直爲買紙摹印工力亦官給之

○己巳上御齋宮壘土楊溥侍上曰比來臣下往往好進諛令人厭之卿宜勉輔朕於善道溥對曰臣受國厚恩敢忘報稱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

隱是即爲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　陛下樂聞忠言如此臣等敢不盡心

○二月己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禮部尚書胡濙請表賀　上曰禎祥之興必有實德應幾副之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農畝豈皆有收民生豈皆得所朕夙夜不遑寧處騶虞之祥於德弗類況天道無常理亂之幾恒相倚伏豈可不慮唐太宗嘗曰人君須至公理天下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illegible]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此亦名

言朕與卿等宜共謹之遂免賀
○乙未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朝廷之禮最先正名
[illegible]卑等級不可僭差凡內外官員士庶服飾儀從序
立及尊卑稱呼之類皆有定制近多越禮犯分亦有
在內府私行揖拜禮者其揭榜申明定制使無僭越
○丁酉　上覽歐陽修文至夢十求賢之說顧侍臣歎
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未
得說築傅巖雖有致君澤民之志不能自達一旦得
於夢寐間遂相與講學論道而功被當時垂後世誠
千載奇遇繇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

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豈非誠心相感益天佑國家必生賢哲爲之輔翊高宗思道之心益有格于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傅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識用王梁豈不謬哉

〇丁酉諭三法司曰致理之道人倫爲先五刑三千不孝最大今在外有司往往貪受賄賂寬縱不孝吏之壞法莫甚於斯自今但犯不孝及烝父妾收兄弟之妻爲妻凡敗倫傷化者在外有司毋擅決斷悉令送京師如律鞫治若武官及其子弟有犯此者不許復

職承襲永爲定例

○降漢府教授曹彥昌爲攢典高嬰典史彥昌在府先以丁憂去後高煦敗服闋遂不起吏部移文促之始至侍郎郭璡奏彥昌在外久雖先事去亦當坐以同謀之罪　上曰一時同預起事今尚有釋之者矧其先事去乎不聞漢府治楚獄濫及無辜乎彥昌但治其服闋不起降一等

○三月壬子四川江安　戶杜思聰訴本戶茶株枯槁人丁亦亡積欠茶課郡縣責徵日急乞如例免雜役得專辦課　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

不但為公家之用今有司以他役苦之則民不得盡力於此矣即令四川郡縣緩其徵茶戶當免徭役者皆免之又曰宋陳恕為三司使稍增茶課取利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卿歲課決不可增果虧耗則當減稅課一切從寬

○乙丑有建言治道而泛濫無實者　上以示侍臣因論為治之要侍臣對曰為政在人知人為要　上曰知人固難然臨事聽言之際以理為主君子小人亦可辨人臣有愛君之心隨事規正以利國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恤國家阿意曲從以求容悅此小

人也侍臣對曰知人固難言有似是而實非者　上

曰然豈獨言哉於行亦然少正卯是也

○巳巳諭六部都察院自今當洗心悔過不許差人假公營私投吾良民違者罪之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察舉不察舉者罪同　上曰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咊怨盈路皆繇爾等不體朕心凡令科買一物輒差數人促辦所差之人又各有隨從十數爲之鷹犬百倍科徵民被鑑楚不勝其毒百分之一歸官餘皆入於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訴告爾等非不知之蓋實縱其所爲風憲耳目非不聞之亦略不糾舉此豈仁人

君子之心哉

()庚午諭蹇義曰今日都察院奏雲南按察司吏受賂洗改文案脫免有罪法當絞朕聞　太祖嘗言吏心術不正不可任用　聖見深遠今六部都察院政本之地所用之吏尤須擇人苟有贓私必寘之法若九年考滿應授官者尤當考察庶不濫用以病百姓

()四月甲申　上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　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怠慾疎忠任邪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

帝猶為彼善■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則闇武

帝以田千秋■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治亂所繇

異也

○丙戌行在兵部奏甘州前衛千戶石安等送官馬至

京中途馬多死繇不用心之故請送法司罪之仍追

償馬　上曰人亦有病豈但馬若送馬人道病死者

官司未必以聞馬死不必罪亦不必償

○己丑行在吏部奏第二甲進士王懋應授從七品官

其兄嘗為御史以誤決死囚抵罪懋乃極刑家屬當

罷不錄　上曰士勤苦學問始登一第棄之可惜朕

記憶　皇祖時一進士以極刑家當罷念其成才之難特命吏部錄用此故事也其以憩爲州判官

（）戊戌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朕會寧伯李英言　寧衛舊選隨駕官軍五百人請於內擬五十人赴京隨從滿歲更代朕思所選五百人蓋昔　太宗征沙漠時所用今京師侍衛自有親軍何必外求其意蓋欲自隨非爲國家計也舊例在京公侯伯皆無官軍隨從之例豈可以變　祖宗之法

上御文華殿読典謨有感成詩示廷臣詩內云盛治已如此端拱已無爲猶聞謹天戒兢業恒自持又云帷

爾卿大夫國家所倚毗進賢獻忠誠竭力殫猷爲又云斯言出誠惻勉旃爾勿違當積明良歌毋取伐檀譏蓋示交修之義云

()乙卯浙江上虞縣人李志道充軍故其孫宗佩巳中鄉試而衛追其補役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試自效　上從之曰　祖宗立法如此正以作士氣成賢才朕遵承舊制又何急於一卒之用乎

()六月甲午吏部尚書郭璡奏文官有犯以納米贖罪例徒流贓罪降一等　上曰例者所以權一時之宜

豈可常行若久行之使貪汙者益肆其志廉公者無
所激勸其可乎今後文職官吏犯贓罪俱依律仍命
諭法司知之
○丁丑諭工部尚書吳中湖廣災甚採辦竹木痛與裁
省諭曰去歲各處薄收湖廣爲甚其民艱難所宜寬
恤比聞工部採辦木竹科買諸物動以萬計何得不
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
急痛與裁省果是緊要合用之物則令營辦餘不急
之事俟民力從容以漸爲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
賜卿等宜體朕意

北安門守衛百戶楊清奏昨夜一更初指揮李春進
題本以江遂至北中門守衛官不宜傳進 上命取所
進本示之諭行錦衣衛指揮王節等曰 祖宗成法
朝罷外廷有事急奏者不問晨夜即具本進守門者
即爲上達所以通警急杜壅蔽今敢若此不可寬貸
其執付法司罪之
庚子兵部等衙門議凡軍人犯罪應調者不拘地里
遠近仍調本都司極邊衛所餘丁發充軍 上曰法
不可偏重若嚴于下而不嚴於上則下將有受其害
者管軍官亦須禁約庶幾公平於是法司議軍官若

管軍及抗拒上司不服差遣或因他事犯徒流者
裡衛分調邊衛邊衛調極邊雜犯死罪依例降一等
調用從之
〇癸亥行在金吾右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未
經奏請擅收王榮李冊為將軍令上直帶刀　上命
行在都察院同錦衣衛鞫之諭曰將軍侍朕左右最
係切要之人非經兵部奏請誰敢擅收唐太宗時長
孫無忌入閣忘解佩刀為是勳親得免今此輩何人
而擅令帶刀在朕左右必審問誰所指使縱是公侯
大臣並貸

七月甲子御史沈闇受士豪金帛出其殺人死罪事
闇引伏法司奏律應絞但事在赦前杖　上曰
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矣豈可貸
其免杖發戍遼東邊衛
○十月庚辰　上臨文淵閣楊士奇等侍　上命取經
史親自披閱與士奇等討論已尚以特政從容者久
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饌賜士奇等非賜纂修實錄官
士奇等叩首謝　上曰朕聞有道之治願治之主崇
禮儒碩講求治道卿等爲朕傅保與諸學士皆處秘
閣朕躬至訪問冀有所聞耳猶覩當復至

○十二月癸未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從宜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頗近古後一變爲彍騎再變爲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信用小人變爲新法民不勝其煩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宋任用李沆豈有改祖法之事

○太僕寺請遣官閱孳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閒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民蓋農民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是年　上屢幸文淵閣命增直宇設飲饌器用楊士奇等上表謝恩　降勅賜詩褒答勅曰朕念卿等駢亮之勤昕夕弗置閒因暇日至文淵閣微有賜賚以庶幾乎君臣相與之義而已而卿等乃以表來謝覽之備悉衷誠深用爾嘉因賦一詩以識予懷詩曰

天命予躬撫萬方丹心切切慕虞唐退朝館閣杏商處回看文星爛有光再幸時天日清和〻聖容悅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曾棨王直王英李時勉錢習禮陳循等侍　上命典籍取經史親自披閱與士奇等討論已詢時政從容咨詢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監酒饌賜士奇等并賜纂修實錄官士奇等叩首謝　上曰有道之朝願治之主崇禮儒碩講求治道卿等爲朕傅保與諸學士皆處秘閣朕躬至訪問冀有所聞耳稍暇嘗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已而親製詩賜士奇等詩曰秘閣弘開當與閒克棟之積皆

圖書仙家蓬山此其處上與來璧星相符罷朝開讌
一府觀示寇左右環文儒瓊琚錦繡清響振賁爾復
發香煙敷雜時日上扶桑初始看曈曨鉤鈐斑忽已
燦爛明金鋪賓客宴坐披與講大經大法古所謂講
論啓沃良足撰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無
諸儒志續漢仲舒豈直文采淩相如王醴滿賜黃金
壹昜哉及時相勵翼補德嚮與夔龍俱庶幾致治希
唐虞戊子早朝罷　上復臨觀文淵閣儒臣叩頭畢
列侍左右　上從容顧問所致職業遂共論古帝王
及　祖宗時事　上甚悅命中官出內帑鈔徧賜儒

臣又親賫御製詩一章

御製倚蘭操賜諸大臣

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爲伍自傷不逢時而托爲此操朕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羗蘭之茂兮衆草爲伍嗚呼賢人兮汝其于輔又諭之曰爲賢爲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意

宣德五年正月乙丑行在吏部奏選官退　上因與侍臣論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

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　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為法侍臣對曰然必繇未心靜之事可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同家子曰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　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

○二月己卯行在光祿寺廚士告言光祿寺竊減外夷供給之弊　上命行在刑部侍郎施禮執而罪之且諭禮曰光祿寺之弊不止此　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

有定規比間擅自增減應曰古人率不能得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掩人耳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句踐投醪於江與衆共飲士心感悅遂成伯業以此而論所繫言輕

上以河南頻罹災傷遣侍郎許廓巡撫賜詩曰河南伯州縣七郡所分治前歲農事欽始旱澇復繼衣食既無資民生苟難遂顧予位民上日夕懷憂愧爾有敦厚資命往勤撫字徒者必綏輯饑者必賑濟咨詢必周歷毋憚躬勞勩虛文徒瑣碎所至見實惠勉旃罄

乃誠愿用副予意

○壬辰　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士奇諭曰方今春和朕欲下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兔災傷税糧暨是
首事問民間虧欠畜馬騾驢所司追價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不言對曰陛下聖念及此生
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不顧民間之難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殆非止兩
事　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此當寬貸各處
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郡縣不以聞

蘇州尤甚戶部固執悉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
徙者此當量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揀擗員辦諸物但
係派徵更無分別山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
價買納此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
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冤濫者多感召旱澇恐
係於此請戒飭法司敎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
弊尤多四方遠近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工
者什不一二餘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
溢路此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丁之半放回單
丁者免老病無餘丁者除籍又有平民本非業匠爲

怨家誣引者當審實除豁南方運糧至此人力甚艱而倉庫無關防姦人盜竊動輒數萬前者就戮後者復繼恬無警畏此請命風憲關防巡察　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察姦清弊有愧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勑明日頒行

○癸巳勑行在戶部曰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為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分之三永為定例

○上以清明節近召蹇義楊士奇楊榮等諭之曰 皇
太后聖心篤念 祖宗朝夕弗置每諭朕曰 祖宗
之鴻業惟勤負荷 祖宗之成憲惟敬遵承朕不敢
怠忽昔漢明帝奉太后謁陵著於史冊今朕將奉
皇太后謁 長陵 獻陵庶少慰 聖心禮部蹇義等
對曰 皇太后聖孝 陛下敬承之天理人心之正
也 上以聞於 皇太后 皇太后曰是吾心也遂
命欽天監擇日勅五軍展備有司供具越二日 上
躬禁騎導 皇太后輦至清河橋下騎扶輦既渡
橋 上復乘騎時畿甸之民迎拜夾道瞻望咸覺山

呼之聲震動林野是月 駐蹕沙河 上侍 皇太
后膳退召義士奇等諭之曰 母后天性至孝今日
朕隨侍於道中指 天壽山言此下即 二陵所在
母后望之悲感今日天氣清和人心歡悅亦是 母
后誠孝所感義等對曰 太后聖孝 陛下奉承之
足以感格天人既而 上惻然曰朕昔侍 皇祖往
來兩京每令朕過農家問其疾苦並欲知稼穡之艱
難自嗣位以來凡昔 皇祖教誨之言未嘗敢忘今
出都門望村落居民及其田作追思往事愴念之情
自不能抑義等對曰 陛下聖孝久而不忘 祖宗

在天之靈應當永佑丙申　車駕至陵下　上易淺淡服先詣謁　陵畢徘徊不能捨召學士楊士奇楊榮等曰　皇祖嘗言古帝王陵寢有崇奢麗及藏寶王者皆無遠慮吾子孫宜戒之不可蹈也此語朕恒記憶不忘今所建寢殿皆　皇祖當時規畫不敢少有增益又曰　皇考遺詔諸陵務從儉約並平日仁民愛物之心不忘於爾[illegible]徐朕不敢違越士奇等對曰　陛下欽承　先訓此聖孝之大者

○三月辛丑朔　上以清明謁二陵畢駐蹕陵下是日雨　上召少傅楊士奇等從容語曰諺云一歲之計

在春去久少雪今春雨亦未洽朕昨親田隴間尚未

有耕種者心爲之憂今雨連日皆霡霂不驟遠邇霑

足甚慰民望士奇等對曰惟　皇上憂民一念不已

天必昭應

○壬寅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　上舉其可行者付所

司施行因謂侍臣曰方今海內小康惟殘虜天服不

常古今制夷狄惟在守備若城堡堅固糧芻充足士

卒精銳哨瞭嚴謹彼亦何能爲患朕屢以此戒飭邊

將但慮其因循玩愒今春氣漸暖正邊民耕作之時

一或農事防廢秋收無望仰給於轉輸則勞矣遂勅

邊將嚴備

○癸卯　上閱馬命武士調習之顧謂侍臣曰軍國之
政馬為先務今孳牧固當懔之以恩亦不可不示以
威古人云事事乃其有備朕於馬政尤所用心侍臣
對曰今馬蕃息視　祖宗時加數倍矣　上曰此皆
祖宗之澤但朕遵用成法不　少息

○戊申　上謁二陵還道中適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
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
初不知為　上也既而中官諭之乃驚羅拜呼萬歲
上顧謂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

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

錠已而道逢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是日駐蹕沙河

上侍膳既徹　皇太后語　上曰今日道中覩生物

暢茂農家長少咸趨所業吾心樂之皇帝試作賞春

之賦以道吾意　上立草以進　皇太后覽之喜甚

曰皇帝其知吾心也

○己酉車駕至京城　上奉　皇太后率皇后肅奉先

殿　上率皇后奉　皇太后還宮行禮畢　上御奉

天門朝羣臣退御左順門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

少保楊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

田召而問之知農事之艱難吏事之得失因錄其語
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其文曰庚戌春
慕謁二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傍耕者俛而耕不
仰以覩不輟以休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思曰
勤我事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
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有一　弗勤農弗成
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能逸乎曰冬則執
力役於縣官　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若是終歲
之勞也曷不　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
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畢

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買者矣亦莫或不勤苦常走負販不出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則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則閤家失意戚戚而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我事農苟無水旱之虞而能勤焉歲入厚者可以給二歲溫飽薄者一歲可無憂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農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

失其所也而陞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不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序逸之而遂記其語

○乙卯　上御奉天門策試舉人陳詔等一百人癸巳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為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嘗題扁之於是賦策士歌示諸讀

卷官

上以　太后記憶　仁宗嘗題大臣語諭楊士奇曰前日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　太后爲朕言　皇考往年在宮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議評言輔蹇武在而達大義蹇重厚小心但多思而少斷爾等持正[illegible]避忤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之失　先帝甚悔不從汝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爲逆而不從護之謹之士奇對曰　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願　陛下常奉　聖訓

丙辰平江伯陳瑄遣其子儀奏湖廣大藩楚王兵護國富又衛所之官多結姻親或有異圖乞盡選其精銳運糧北京就留操備則剪其羽翼矣　上不納顧謂侍臣曰從來老藩無過　祖考待之皆厚朕尤加意禮之瑄何其過慮也調兵運糧一時權宜事畢則遣歸將留操備上失宗藩之心下失軍士之心鄙哉瑄也

戊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不

太祖之仁厚不相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

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慚德尤多漢高帝及我朝

太祖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

而禮文制度不修我　太祖剪除群雄革前元敝俗

申明中國先王之教尤爲過之

○丁卯山西趙城縣知縣張秉差役不公民有欲訴之

者秉執而杖殺之民妻又欲訴執而烙其肢體亦死

法司論以律當斬　上曰縣令民父母當愛民如子

今以私忿殺一家二人是民賊也無故傷人畜產食

人瓜果尚有罪況殺人乎斬之如律

○己巳命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新進士多年少其間豈無有志於古人者朕欲循　皇祖時例選擇俊秀十數人就翰林教育之俾進學勵行工文章以備他日之用卿等可察其人選文詞之優者以聞於是士奇等選薩琦逯端葉錫陳璣林補王振許南傑江淵八人以聞　上命行在吏部俱改爲庶吉士送翰林進學給酒饌秀舍月賜燈油鈔悉如永樂之例復命兵部各與皁隸　上又顧士奇等曰後生進學必得前輩老成開導之卿等日侍左右無餘閒其令學士王直爲之師常提督教訓所作文字亦爲開發改竄

卿等或一兩月或三月一考閱使有進益如一二年怠惰無成則黜之

○四月辛巳有建言請設諫官者 上曰 祖宗定制不可改但朕有過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諫而納之不爲迕豈不所得者多歟因諭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貞觀之治宋太祖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不以爲恥不若已不爲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孰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爲優 上曰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若禹聞善言則拜湯

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爲湯猶取善於人況其下者乎
朕以爲人君者當以太宗爲法
○癸未王膝成楊士奇楊榮奏進　上覽之曰古人重
世講番欲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之盛皆縣
祖宗積德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然泝所自實
本於一人朕何敢忽士奇等對曰周自后稷以來世
積忠厚是以子孫衆多維持王業歷年最遠國家世
德隆厚故本支繁衍　陛下如遠宗帝堯明俊德以
親九族則將來盛福當過有周　上曰然
○五月乙巳行在兵部覆奏工部尚書黃福言宜令天

下都司於所屬官員旗軍內毋或擇選智勇廉能一人送京都督府會官試驗用之宜如所言悉令選舉

上曰此言誠是天下未嘗無才但不心訪求未至耳然亦不可濫舉以塞責其令盡心訪舉勿有遺才蔽匿不舉者有罰濫舉亦不恕

○己酉永清縣奏蝗蝻生　命戶部遣人督捕　上問左右曰永清有蝗未知他縣何似錦衣衛指揮李順對曰今四郊禾黍皆茂獨聞永清偶有蝗耳　上曰蝗生必滋蔓不可謂偶有命行在戶部速遣人往督捕若滋蔓即馳驛來聞

○癸丑公侯伯大臣奏應城伯孫傑以受贓應流如例罰役贖罪　上從之顧謂侍臣曰君子務德小人畏刑彼以前人功勳榮受爵祿當修德畏刑以圖保全不修德亦不畏刑乃以貪賄得罪將何面目視人罰役薄示懲戒耳如能改過庶幾長久

○戊辰豹坊勇士奏與民分居　上曰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彼民艱難作一居爾徒欲得之民何　爾何功錦衣衛指揮王節奏此人今有居在城中　上怒杖之一百御號警衆

○六月辛未與侍臣語及禮記月令　上曰古人爲治之道大槩可見於此侍臣對曰是篇雜舉三代及秦事如勸農講武祭祀刑賞皆國之大計貴能順乎天時　上曰爲治之道敬天勤民爲本先曆象日月星辰舜齊七政周協五紀皆爲民事計國家之政不以時修舉則漸至廢　又如稱兵動衆不以其時則人受其弊月令大意上觀大象下驗庶物以修人事耳又曰明堂之制不可考大抵爲政貴有實惠及民

○七月己酉　上燕閒與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長久　上曰天命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大命子孫享國長久亦惟培植之有素也

壬子江西按察司奏千戸文兼等以公用爲名斬伐分宜縣民山木及奪商人已買之木搜民家財震驚鄉村所得三萬餘根又皆賣財入已請治其罪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朝廷號令屢戒官軍安分而違犯者不已固是武人不學但知貪利亦非由風憲之

臣不能振舉法度縱之無所忌憚其令廵按同按察

司官鞫治

○丁巳　上謂行在戶部曰人情皆欲安居誰肯棄業

他徙只緣有司不善撫恤横征暴歛致其如此比聞

漳州强賊皆是逃民罪雖可誅情亦可憫推原其始

責在有司爾即榜示各處戒約務從寛恤若有擾害

致其逃亾者必罪不貸

○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

等以爲即同不食請率羣臣表賀　上不許勑羣臣

日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

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而後當食不食朕以菲德
嗣承　祖宗大統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祇
懼惟甚可比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以陰雨不
見得非朕脩于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雲所
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
歟朕力圖修省以仰答天意尚賴爾羣臣匡其不逮
其止勿賀

（）壬申湖廣按察司奏五開衛指揮倪善趙興懷私不
和妨廢職務請　治罪　上諭顧佐令按察司俱治

之謂佐貳同僚有兄弟之誼當情意相孚可否相濟譬如操舟行車雖衆論不齊但欲舟車可行而已何必爭競此輩聽於私意以致妨廢職務若倉猝發夫有警不能協和何以濟事其治之示儆

○甲申　上禦朝謂郭璡等曰東漢之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獨以絜廉自守衆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即擢奮爲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爲治之道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即位未幾褒卓茂又褒孔奮東漢多循良吏此之驗也今天

下未嘗無廉潔士卿宜爲朕甄別以聞朕當有以旌
之若人有善而不知則爲善者怠矣
丙戌　上御文華殿學士楊溥等侍講及治民事
上曰民之休戚係乎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
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　上曰欲得賢才
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責效於薦
舉考課之間蓋求十一於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
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誠知本之
論於今但當崇學重教
甲午行在都察院奏巡按江西御史劉伯大以同行

監生賀布將價罪之監生朱告伯大枉道還家受人餽遺請罪伯大 上從之因諭顧佐等曰古云無諸已然後非諸人已身不正而欲正人得乎凡在風憲必以潔已爲先

○九月戊申有獻歷代紀年圖者 上覽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 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華隋弊政以

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稱兵爲逆劫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家室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肇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戊申　上諭張本曰聞各處細民多因有司失於撫字及官豪之家放債取息過虐以致貧窘流移外境既招復業蠲逋租免差徭以優恤之尚慮貪墨官吏并豪民仍前肆虐爾戶部榜示天下嚴禁約之并勸

諭親鄰同里之人協助周恤有擾害者罪之
○甲寅陞北京國子監博士汪奉許于謨為翰林院檢討仍典教事初監官考滿者但復職至是行在吏部言奉等應照前例　上日國子監官有例復職固是優待儒者但他官九載俱陞職監官獨不可陞乎乃陞二人為翰林院檢討仍理博士事又日若教官有學術才識出衆者尤當不拘資格拔擢勿謂儒者不可用

御製儒學箴曰君國子民教之育之有育無教或淪於夷置吏俾育建學俾教為教之方本乎師道清修宜

踐正學博聞成己成物師道用尊爲學之方體仁祿義論法周文亦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德達材以資于邦本末循循用孫實効胥胥師生毋忝學較其興學篇一原本于 君上之躬行

十月己巳廷按雲南御史杜宗言上官有犯奏請提問而蠻夷特恩每犯遷延避匿請如流官例五品以上奏請六品以下即提問庶革奸弊 上以其奏示法司且諭之曰蠻夷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琮所言過矣其循 祖宗成憲毋改

丙子 駕發京師蹕泥河諭成國公朱勇曰今農收

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扈從官
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
營知悉之壬午駐雷家站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
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
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
卿等以為何如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
國亦亡　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
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
已

○丁亥　蹕洗馬林晚御幄殿楊榮等侍　上問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為重榮等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討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封即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

○十一月癸卯湖廣沅陵縣有虎患敕總兵官蕭授等捕之　上因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璡曰古之守令有善政者蝗不入境虎自渡河今沅陵有虎患其有司

之政可知即移文戒飭之使之修政弭患則固勝於
人力也
○十二月戊辰　上諭郭璡等曰朕以用人之柄付
卿卿當爲朕擇才非郡守多缺乃勞廷臣共舉古之人
當斯任者必勤於訪問有得即錄之故官不乏才呂
蒙正之夾袋虞允文之材館錄是也自今留意
庚辰朝罷　上示羣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宴羣臣
遂進和章　上親閱視擇其有警戒語者別錄而爲
之序其中有曰冬雪消疹沴殄遺蝗滋茂宿麥迨冬
不雪民心則憂民之憂朕之憂也乃十二月己卯冬

夕大雪盈尺徧于遠邇民心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又曰古之明君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于其德其臣亦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于其君唐虞三代皆然也又曰朕以涼薄之德嗣 祖宗大業輔翼者惟日不足今是詩之副予所望者裁十一二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朕安得不表章之以朝夕自益哉

丁亥合璧星見羣臣上表稱賀 上諭羣臣曰表辭稱道過實朕甚愧之今海內粗安皆蒙天地 宗廟垂祐 聖母皇太后訓敎及羣臣匡輔所致朕何

德也書曰儆戒無虞詩曰夙夜敬止朕及卿等相與
飭厲罔有怠心庶幾其保福祿於永遠一曰閏十二月戊戌
○庚寅初鎮守山西都督李謙奏陽曲縣民張福等逃
居大甕寨請發兵捕之　上曰民逃豈其所欲必科
差頻煩爲有司逼迫故耳加之兵則傷其生但令府
縣招撫免其徭役彼必來歸遂令太原府招之至是
皆復業
○閏十二月丁未諭行在戶部曰恤民必有實惠若惠
民無實便非誠心比者郡縣間有水旱税糧多欠積
歲既久未能輸官有司催徵逼迫而民愈困四方奏

逃亾逋賦者皆已故朕聞惻然其宣德三年以前民
欠糧稅悉令折收鈔與布絹爾戶部定議務得其中
無擾于民戶部議以十分爲率三分折闊布三分折
闊絹四分折鈔 上曰布絹闊幅者亦難得宜只隨
民所常用者依時價收之則民易辦庶幾少受實惠
○丙辰保安王志堈奏請以前陝西都指揮使陳懷故
宅爲洛川縣主居第 上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
宗室之親朕豈吝惜但陳懷功臣若尚有親屬居其
中而遽奪之不可其令陝西三司覆勘果空閑則與
之

◎洪申諭張本曰前者詔書凡民年七十之上及篤殘疾者許一丁侍養因思各處取軍比亦有無獨子而父母老疾者若令遠役則父母不得其養今有司勘實應充軍之人而父母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於附近衛所充軍

皇明大訓記卷之十六

臣朱國禎輯

宣德六年正月二日丁卯初工部奏遣侍郎黄宗載吳
廷用往湖廣督採材木并發民運舊所採木赴南京
奉
上是　上聞湖廣旱災民困遂罷其役以　勅諭之
曰比聞湖廣旱災軍民艱苦而木皆在深山大谷之
中道路崎嶇猝難致力若已出山在水次及向之漂
流已得者令軍夫運龍山廠其在山與漂流未得者
悉罷又聞向所採木多是虛數今宜以實開冊驛前
非以遺後患爾等即日還京

○二月己亥嚢强縣典史周宗本挾私杖殺阜隷御史

任祖壽受其馬減爲因公事覺應流　上曰御史不

能正直而與罪人交徇私枉法若相率成風法度廢

矣如律罪之以儆其餘

○勑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等御製招隱歌

勑曰朕惟賢者致治之具肆朕即位以來屢詔有司舉

德行才智之士將與共圖治道然林泉巖谷必有遠

隱而不輕出者朕夙夜念之不能已也夫枉巳求售

非志士之本心潔身獨善豈聖賢之中道故嘗作招

隱之歌欲使幽遠之賢皆知朕志庶幾翻然有奮起

書蓋昔人嘗賦招隱矣彼其有激欲與俱去遯世遺
人一己之私朕之所懷天下之公理雖同而志則異
觀者亦亮予之志焉耳卿等為國重臣同朕忻戚宴
樂之暇特示觀之夫舉賢為國人臣之忠其必有以
勉副斯意勿徒視為空言可也詩曰天之生賢道蘊
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昔古君子孜孜
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為賢絕類離羣豈非
逆天嗟哉若人於身奚補區區百計草木同腐予嗣
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羣才皆來布列
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爾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

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近高蹈雖逸其身而皆

于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翻然乜將爾揚巳勅

吏部

甲辰　萬壽聖節勅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

禮部尚書胡濙　御製詩親宴内殿　勅曰予忝承

大統幸際小康玆逢初度之辰先朝甘雨夜降時及

霈足迨旦天日開霽人情歡悦羣臣慶賀之後恭詣

母后　皇太后祝萬萬歲壽　聖情悦懌予不勝慶

幸自惟非德荗膺天眷上怡宸慈惟爾蹇義楊士奇

楊榮胡濙四人贊翼之功居多于嘉不忘玆復賜宴

內廷以表忠勤并賦詩一章以寓意云

○戊午行在戶部奏遣官巡視民瘼 上從之因謂侍臣曰堂下遠於千里人君深居宮禁豈能盡諸民隱故不免遣人巡視若所遣非人下情何能悉達

○三月丙寅 上御便殿儒臣進講畢 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横歛國用有餘矣又曰泰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爲厲階聖賢之言豈非萬世龜鑑

○戊辰巡撫侍郎周忱請編松江府被水淪沒官民田糧又官田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郭資等以忱欲變亂成法請罪之　上曰忱職專糧事此亦其所當言朝議以爲不可則止何爲遽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

○丁丑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養民之道而數井田難復　上曰朕謂爲國養民在有實惠何必拘於法古誠能省徭役薄稅歛重本抑末亦足養民

○四月乙未有言阿魯台爲瓦剌所逼率家屬南奔請出兵擊之者　上曰此虜自永樂中歸附貢獻不絕

未有大過今勢窮慶義當矜憫但彼未嘗自言朕亦不欲勞中國之力以事遠夷若又過之於險豈仁者所為哉

○丁未御史劾奏四川總兵官都督陳懷率官軍屯田及僭分等罪懷自首實詞過　上諭行在都察院曰懷武人不學之過姑宥之已而顧侍臣曰朕嘗聞皇祖言中山王國家元勳旦暮稍暇輒親儒生講說禮義而謙已下賢老而彌篤是以榮名令終今懷輩坐不親儒者不聞善言安得無過

○甲寅行在吏部奏所舉官四十三人例當考試中有

軍衛餘丁難與考例　上曰古人立賢無方耕釣之中有王佐才其可以軍下棄之命考試如例

○丙辰初應天府溧陽縣人錢成詐言子亥復生云見李老君謂其有福可圖大事成遂聚衆謀叛有司捕之不獲褒城伯李隆以聞　上曰道家貴淸淨絕嗜慾後來小人苟求利巳詐言禍福以誑惑小民謂不忠不孝誦經皆得免罪小民無知傾心嚮之是以奸人多託以舉事前代禍亂不可悉舉今此輩又欲爲張角邪勑隆發兵捕之至是悉就獲械至斬諸市

○五月初各衛餘丁赴工而逃者例發口外充軍　上

諭兵部尚書許廓曰朕素知軍士艱難嘗有命凡軍士皆免餘丁一人差使俾得生理供給正軍所司不遵朕言已是重役若又發遣充軍人何以堪比罰工一年其有已發充軍者皆取回

○己巳初御史傅吉巡按江西布政使孟椬等俱率官屬出郭迎候又陪朝寧王府官奏其違法 上命吉等自陳至是吉等皆服罪 上宥之諭都御史顧佐等曰風紀官先須守法乃能以法治人今御史多輕薄少年不以禮法自治喜人諛佞苟失迎送輒生事推辱在外官亦不能自檢 恤法諂佞成風其榜示禁

約逢者悉罪之

甲戌廷推江西侍郎趙新（新字日新富陽縣人永樂乙酉舉人授工部主事歷吏部郎中行在吏部右侍郎巡視江西討平叢寇兼督稅糧察吏治詢民瘼議以漕淮之舟順載江西之粟兵農兩利正統四年改南京吏部六年調南禮部八年父憂十年起復仍吏部與考功郎彭勗相左擠之出為副使上論不平十三年江淮多事出巡撫山東并淮安等府考九年滿加吏部尚書仍巡撫景泰三年病歸卒于道）奏初永新縣梅花洞賊蕭彥真等出沒劫掠調軍三千勦除今踰年未獲而官兵所至居民受害乞召回止以百人駐要地捕之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諺有恒言賊盜尚可官軍殺我此甚言官軍之害宜從新言遂勅江西湖廣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

古人有單車喩賊而降之者有用計而賊自解散者顧方略何如不在興師動衆也今此小寇用兵三千無益而有害其令官軍各還原衛所止留二百人勦捕

○六月乙巳行在戶部奏廣東瓊州府遣人齎賦罰銀五兩四錢赴京進納　上諭行在戶部曰瓊州府至京師計其道路之費比所進加數倍所司何不體人情今後如此類者但令於所在官庫收貯并解無以勞民

○丁未　上出御製閔農詩一章示吏部尚書郭璡曰

朕非宵不寐思農民之艱難能使之得其所則在賢守令因作此詩期當爲朕擇賢毋使農民受弊 詩曰農者國所重八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憂勞亘晨昏豐年僅能給歉歲安可論既無儲蓄肥安得繼絮溫恭惟 祖宗法們恐今具存遐邇同一視覆育如乾坤常聞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當慎所擇庶用安黎元

癸丑建昌府知府陳鼎以縣丞徐政率里長供給飲食日費鈔五十貫貪饕害民執之械至京 上命付行在都察院治之顧侍臣曰飲食雖小事然廉節君

子務養大體不肯以口腹累人羊積者不可學邪則
又奏荆府承奉蕭韶强占民家池塘土地護衛指揮
文斌縱軍牧馬傷民田稼又生事縶縛捶辱軍民掠
取財物　上諭顧佐曰朝廷待王以禮王亦安分守
滯凡此害民皆小人之罪百姓未知歸怨於王王之
令德悉為所累其取韶至鞫之令江西按察司執斌
治之凡所侵奪百姓者即令退還禾稼計畝給償遂
遣勑諭王使知小人之罪
○乙卯四川龍州儒學訓導田璵言松潘蠻叛服不常
而山林溪阻用兵實難宜遣官分守要害使不得耕

種彼既困乏擊之則易　上謂行在兵部臣曰此言雖似可採然天生此類其性固殊爲人君者但撫諭之使不爲盜在此者不罹其毒在彼者亦得安生此朕之心也其令總兵官盡心區畫務在得宜

○六月戊午行在大理寺奏蘇州民有弱孫竊銀與人賭博其人誘之盡竊祖所藏遂殺之以滅口棄屍水中當斬　上從之因曰賭博大是惡事亡賴少年一迷而不反未有不失身喪家者故家長於子孫必嚴訓戒使務實彼不接於見聞則心不亂矣今死者亦教之過豈可不戒又奏鎮江金壇縣主簿郝端

怒吏王俊慢已因專捶殺之并捶殺其父叔兄三人冀得息詞於律應凌剮　上曰縣官以私忿殺四人惡無以加其論如律因曰當官先以暴怒爲戒誠是要語仕者所當務也

○七月丁卯行在刑部侍郎施禮奏强盜及獄請遣人
四出擒捕仍錦衣衛就其邏獄官及司獄卒治罪
上諭禮等曰罪囚繫獄凡獄具輕重各有宜施嘗聞
太祖皇帝言仁於仁不仁於不仁强盜何足矜憫而
待以姑息今之逸如虎出押人復被害矣此蓋堂上
官縱弛故下人得以生弊推情論法爾亦當罪姑停
俸治事必俟盜獲而後與俸盜不獲併罪不免
○癸未常州民陳淺以賢良來至京奏臣兄弟三人長
濟任贊善次洽兵部尚書俱奉臣母唐氏已封太夫

八年八十乞歸侍養　上顧尚書郭璡曰洽效王事
勤事　先帝亦嘗舉今後又以賢良舉非賢母無此
三子其免洽歸養母他日用之未晚
○八月癸巳朔　上諭顧佐等曰各處體審官員本欲
分別賢否使人有所激勸近日累有奏陳言姦民摭
拾其罪或言御史及方面官以好惡為去留紛紛不
已朕惟矯詐者固多誣枉者亦未必無之卿等其以
朕意申戒飭之去取務合至公今後有徇私偏聽以
枉為直以賢為不肖者必罪不宥
○庚戌鎮守洮州衛都指揮使李達奏修孔子廟材木

皆備惟少油鐵膠丹乞於陝西官庫支給　上謂工部尚書吳中曰武將與學使其下人皆知尊禮孔子而忠孝誠可喜之事其悉從之

工部令各處採木送淮安修船又令福建造船海運上曰民運糧已非易事又欲僉點助軍是重勞民此不可行山東江西等府採木宜減其半福建地遠不可造船且度閩險隘縱有船豈能度淮役民當度人情地勢此事尤不可行

九月丁卯浙江都指揮許亨言海寧等衛軍告本管官人命等事牽連至百餘人及追逮鞫問而原告皆

逃被告淹滯年久者多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此不難知蓋小人始造詞訟及當質對恐露實情則必反坐故逃匿不與之辨意使困滯以快其私此小人之尤者其令放遣被告各還職役而嚴督追捕俟捕至與別白是非苟有誣罔不可輕恕

○辛未行在戸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賜僧又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

○壬申 上退與侍臣論漢唐諸君知人孰優或曰漢高帝用蕭曹唐太宗用房杜皆稱得人 上曰大宗

非漢高比也漢高論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後皆如所言太宗遺命李世勣最爲失當漢高優矣自古人君知人爲難信哉他日又曰太宗才勝高帝義勝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曉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未明

○十月乙未甘州衛有妄冒陞職者　上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陞賞之法所以酬前勞勉後效若有功不得則材勇之人怠無功而得則僥倖之心啟將來何以使人州衛所言宜令該兵官覆勘果當陞與否具實奏來務合至公無僻叚過

○己亥　上諭郭璡等曰朝廷置御史託之耳目凡政
務關係民生利病官賢否皆得奏舉豈可以任匪
人比來有相朋比同流合汙者有依勢作威凌獲良
善者甚至貪淫穢濁不可以言者如此何望其能舉
職速宜逐之自今必擇老成謹厚識達治體者以聞
朕將試用之又諭曰在外按察司掌一道風紀亦宜
慎選毋任匪才
○癸丑副總兵都督方政奏今調大同等衛軍士携家
屬往龍門衛戍守而郎中王良言口外氷凍軍士家
屬且令勿往沮撓軍務乞罪之　上曰政急欲成益

為圖謀今天寒地凍軍士携妻子暴露道途亦有可
憫況新建衛所室未創糧未備艮言亦是宜來春發
遣遂命兵部移文諭政
十一月壬戌朔以御製述祖德詩賜楊士奇等諭之
曰朕念我　仁祖積德累善篤生　太祖皇帝繼天
立極創業垂統　太宗皇帝汛掃致用再安社稷
皇考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大位夙夜
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
用探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覩覽勉圖繼述庶幾永
保天命今以刻石特賜卿等葵本卿等亦當思我

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之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寧等
亦與享榮利士奇等稽首受賜詩凡九章詩曰　上
天信崇高臨下明以赫元季政昏亂　帝用厭夷狄
眷求令德宗惟祖善慶積霈然啓其祥肇宇俾開闢
一章　恭惟我　仁祖躬備大聖德天性稟純粹溫恭而
允塞篤志仁義兼亦復貴稼穡寶玉之所藏山川被
光澤二章　維時屬遘屯畎畝自足適進退與道俱至德
信貞曰　皇天鑒昭晰寶命所孫錫篤生　太祖聖
配天立人極三章　海內如鼎沸土壤紛割折蒼生靡怙
恃𫌲伏髮毒蟄依劍起濠梁奉天拯焚溺再駕定東

南一舉下西北四章曠哉六合內腥穢悉蕩滌三光復宣朗五典重修飾遠齊堯舜德近過湯武績遂令普天下介蕤樂休息五章太宗削姦回繼奠宗社祚聖文既炳煥神武尤赫奕賢才盡登用秉德合修職庶邦承覆載貢獻來九譯六章昭孝撫盈成至仁弘隱惻安民視如傷恭已臨萬國繼志與述事夙夜懷兢惕皇風益清穆皇道彌正直七章正本所自隆　仁祖實啓迪祥深源具廣天派肆洋溢　聖神紹傳序茂衍萬世曆造商本玄王興周美后稷八章茲予嗣鴻業將幾謹申勑　四聖赫在天悠悠貽法式保佑賴中孚負

荷愧綿力稽首陳詠歌度用示無斁

○乙亥遼東總兵官都督僉事巫凱凱句容縣人國初從征有功累都指揮同知永樂初調遼東都司宣德元年陞都督僉事佩征虜前將軍印總兵鎮遼東以功陞都督同知正統三年卒賜祭葬凱性剛毅饒智略馭衆嚴而有恩在邊三十餘年威惠并行邊務悉舉人謂前後守東陲者莫能及

上廣寧馬市所市達官馬牛之數　上謂侍臣曰朝廷非無馬牛而與之爲市葢以其服用之物皆賴中國若絕之彼必有怨心　皇祖許其互市亦是懷遠之仁

○乙酉伊王私怨河南府知府李驥驥字尚德郟城人洪武癸酉舉人入太學丙子擢太學生十八人爲給事中驥得戶科奏罷征商重稅坐事免薦知新鄉東安二縣東安有獲

食娶婦之子驍惻然禱於神復還死壁所歷刑部郎
中號十餘事多見採內尋坐累謫戍保安洪熙改元
為還御史操履益堅再陳時政十條議行宣德六年
簡廷臣為郡守遂知河南府興治補弊鋤奸抑強道
不拾遺再考卒于官民
為立祠歲時水旱禱焉　以冬王行禮來遲械繫於獄
而詬辱之事聞　上謂顧佐等曰朝臣遇節於大廷
行賀禮亦皆於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此必王府讒
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朕於王府官每禮待之未
嘗厲色蓋以親親之故也縱令知府有過王當以聞
朕自有處置豈可輒加威福此皆長史典儀承奉之
過致書伊王宜謹守　祖法勿信讒枉下承奉長史
典儀悉械送京師治之

○辛卯漢中府鈌知府府同知王聚置酒邀教授張廸及
所屬知縣求薦已爲知府事發當治　上諭羣臣曰
此亦無耻甚矣士君子患無諸已誠有之人將求我
何俟於求人今卑辭下氣請托屬官舉之不思得之
何顏於其上廉耻道喪不可不懲命按察司併教授
知縣悉罪之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宦者袁琦以其自小隨侍
頗稱使令歷太監管事輒敢恃恩縱肆欺罔假公務
爲名擅差出官內使往諸處淩虐官吏軍民逼取金
銀等物動累萬計致吏民含寃無訴歸怨朝廷雖方

面風憲之官皆畏憚之不敢以聞鬼神不容發露其事悉寘極刑爾都察院揭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內官內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係官者還官軍民者還軍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內官內使寄頓財物許首免罪若匿不首事覺與犯者同罪自今內官內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中外軍民人等有投托跟隨內官內使因而撥置害人者悉處重罪　上退朝御乾清宮諭太監王瑾吳誠等曰朕即位以來念內官內使隨侍勤勞恩待甚厚屢

戒諭令謹守法度勿罹刑辟永享太平有能小心忠

謹朕待之加厚不意表琦孤恩負德越禮犯分欺騙

朝廷受人囑託私遣內使在外假以幹辦虐害官吏

軍民百計索取金銀財物數以萬計下人含冤歸怨

于上朕何繇知　天地鬼神共怒事乃發露琦以伏

誅此非朕欲罪之殺身之禍實其自取爾等其揭榜

昭示內官內使及小火者能守法事上不恃寵作惡

不害民取財者鬼神佑之若違法越禮惟務貪虐鬼

神不佑國法不赦若先嘗有過後能改悔朕亦以無

過待之

○十二月丙申朔　上屢詔求賢作招隱之詩以示大臣又自爲之序其畧曰朕聞君子之學將以致於用也故其未仕則汲汲以明道道既明矣則汲汲以措之天下伊尹耕於莘以堯舜之道自樂然致君澤民未嘗忘也其後聖莫如孔子賢莫如孟子轍環天下亦欲行其道豈以獨善爲高哉又曰士君子當以伊尹孔孟爲法顧乃卷而懐之遯於深山窮谷之中與麋鹿爲伍而廢人之大倫豈得爲賢哉

宣德七年二月戊戌　聖壽節先是天久不雨　上恐妨農耕以祭社稷居齋殿存心默禱至是祀禮告成

陰雲四合大雨竟日田野霑足　上以神明感格喜而賦祭社稷承甘雨歌曰莽莽寰宇天赤子　天與祖宗同付畀萬幾之暇予何嘗一念惓惓在民事春風布和二月初農家舉趾趨畬會河水融泮土膏潤發青頓承天澤敷是時國典方祈歲先社先農致種祀端居齋祓豫對越交合神明在精意東方未曙霞彩紅鵓鴣聚啼煙樹中寒感微微作料峭雲氣冉冉浮空濛甘雨從朝浹永日大地涵濡渥滿尺蔬畦隴麥望連延一夜青青總春色閭閻畝畝人情好好語相傳遍行道今年豐稔定可期家室歡娛共相保之

惟邦本著聖經民心有喜于心寧賴躬爲祿感神惠
碧天湛湛昭華星紅燭成行照金節鼉鼓清蕭導還
闕民懽神格嘉慶多俯與一題甘雨歌

○癸丑甘肅總兵官都督劉廣奏西番邀劫朝使命臣
追理臣敢不用心然番寇劫掠是其常事乞勿加深
究 上諭尚書許廓等曰邀劫朝使豈可以爲常事
自古寇患常起於細微是以君子必防微杜漸今廣
欲養癰長疽矣爾移文諭之令具實對

○己未行在兵部請再遣官清理軍伍 上曰軍伍當
清若果言絕勿累平民大抵深刻之徒妄意朝廷在

於得軍民轉牽連累及良善遂至訴訟紛紛不知軍與民皆國之根本朕撫視如一未嘗有偏今宜諭以朕意是是非非務盡至公不可枉濫

三月庚寅朔　上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為辭之語若果然則是廢格詔令擁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

此意卿當體念勿忘也濙等皆頓首謝其詩曰官租
頗繁重在昔蕃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
既勞劬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
惻于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
視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務吾仁
四月己丑應天府奏請鄉試同考官　上從之顧謂
禮部尚書胡濙等曰考官取士但據文章不悖經意
即可充選然應舉之人皆憑學較有司保送其人果
孝弟忠信而又通今博古科目取之足為世用若德
行不修而徒有文辭亦終無益考官須是學問老成

心術正大之士不然便能顛倒是非卿等宜申明朕
意亦使知慎
○癸卯甘肅總兵官都督劉廣奏初韃靼脫脫不花等
二十餘戶既降復叛今在鐵門關外請發軍掩捕
上諭兵部尚書許廓等曰虜性難馴朕以寬待之來
者不拒去者不追今以二十餘家輒欲興兵捕之所
得幾何徒自勞費保境安人要為上策爾移文令廣
慎固封守勿輕出兵
○六月乙巳朔州衛指揮王瑛私役軍卒出煙墩十里
為虜寇所執卒後逃歸白於千戶谷勝勝與瑛等議

匿不以聞事覺　上曰自古禍亂之興皆繇小人苟
近利而忽遠慮每以小事爲無害隱而不言養癰長
疽遂至猖狠今虜寇偷竊雖小事人臣蒙蔽乃大惡
漸不可長令武安侯鸞之定罪以聞
○丙辰御製官箴成以示百官　上諭曰朕承大寶臨
撫兆民實賴中外文武羣臣同心同力以興起治功
昔舜命九官十二牧皆孜孜訓諭虞史書之夫以大
舜爲君禹皐稷契輩爲之臣猶致儆如此況朕菲薄
敢不究心然遠臣既不得數見而入諭之近臣雖朝
夕相接亦不得數以言諭因取古人箴儆之義凡中

外諸司各著一篇使摛諸廳事朝夕覽觀庶幾有儆

然古之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謨告

朕者尤朕所樂聞也箴凡二十五篇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周覽都城

山川形勢既畢　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卽位之初興學較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法是爲賢君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搆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永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至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爲我　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所日宴遊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跡周之監也　上曰然因論漢唐開

創輔臣侍臣對曰蕭曹房杜雖皆常才亦當時無過
之者又曰天下之廣未必無人但係于遭際何如耳
上曰然如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
而蕭曹房杜成功誠哉人才遭際為難也
○八月乙未召楊士奇楊榮至榻前諭曰今春命京官
三品以上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舊作招隱猗蘭之詩
以示意已踰半歲都不舉一人近因卿二人舉黎恬
等朕思今天下之廣豈果無人才但羣臣不以國家
生民為心故往往視朕言為虛文此繇吏部之怠忽
也其降勑責之

○九月庚午命邊將率兵廵警　上諭之曰今國家無事邊塞無警可以安逸然居安慮危乃保邦之道況西北二邊虜常出沒今秋高馬肥宜預警備但師行須愼重無貪利輕進無肆殺戮申嚴號令整肅部伍堅利甲兵以振揚威武使虜懾服不敢侵掠而邊城亦固封守此良策也

○宣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景鎭居庸請以補指揮通政司以聞　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諭之曰爵賞當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葉威權不振河北將帥若孫軍中所

立所以漸至微弱此雖猶欲效之耶爲臣者但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越制干憲典自是武臣不得自相保薦

〇庚辰　上問侍臣曰民何事最苦侍臣曰四民之中農最苦　上曰朕固知之朕嘗歷田野見織婦採桑育蠶繅絲製帛累寸而後成匹亦甚勞苦侍臣曰惟陛下明聖知民之艱難及此已而　上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左右臣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眞西山有言農桑衣食本爲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紅女耕蠶勞勸之狀作爲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爲圖揭於宮

播布之咸㘴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
賦此也其詞曰昔嘗歷田野親覩織婦勞春深蠶作
繭五月絲可繰繰絲準擬織爲帛兩手理絲精揀擇
理之有緒纔上弄機杼拋梭窻下織盎斯動股織未
停雞聲三號先夙興機軋軋不暫息辛勤累日帛始
成嗚呼育蠶作繭未必如覆盆累絲爲寸積爲丈上
供公府次豪家織者冬寒無挾纊紛紛當時富貴人
綺羅煒煒華其身安知織婦最辛苦我獨沉思一惜
汝　上又於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
風圖而賦長詩二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

陳後稷公劉致王業之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
王佐之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爲
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所有微屬爾等其
書于圖之右
○十一月辛未朝鮮國王李祹遣陪臣趙琠金玉振等
貢醃松菌及鷹 上諭行在禮部曰朝鮮貢獻頻數
已非朕所欲今又獻松菌及鷹菌食物鷹何所用
珍禽奇獸古人所戒可諭其使自今所貢但服食器
用之物若鷹犬之類更勿進獻
宣德八年正月丙寅 車駕詣 郊壇自 祖宗以來

皆朝百官後乃行至是　上先日諭禮官明旦早行
不視朝既至南郊躬詣神厨凡諸祭物一一閱視乃
太常寺官諭之曰祭物固應精潔與祭之官皆以虔
誠爲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執事分毫無慢庶幾神明
有歆享之道曉御齋宮旗手衛奏請暮夜如故事放
煙火不從顧謂侍臣曰朕早來不視朝之故蓋一心
對越無暇他及今又暇觀煙火乎是晚陰雲四合至
夕雨霽行禮之際雲斂風靜星月朗霽天氣融和陪
祭執事咸中禮度　上大悅
癸酉　上晏閒問侍臣王政所先侍臣對曰教養爲

先　上曰然先王法制非難復後世惟重農抑末輕
徭薄賦足以致富庶興舉學校惇崇孝悌足以立教
化固不必盡合古制
○二月己亥行在兵部奏扯兒耶指揮伯顏大者等告
宣德四年未歸時經沙州衛西番劫其人口四百馬
駝一千餘羊五萬乞追還　上曰事虛實未可知實
而不理則失其向化之心不實而理之將激怨遠夷
勑總兵官都督劉廣究果有即令沙州衛追還不然
具奏區處
○四月丁亥　上諭楊士奇楊榮曰朕在宮中無事時

偶有真趣則賦一詩自適不然則取書籍玩味亦得
胸次開豁故所在皆置書籍及格筆之類今修葺廣
寒清暑二殿及西瓊島欲於各處皆置書籍卿二人
可於館閣中擇能書者數十人取五經四書及説苑
之類毎書各録數本分貯其中以備覽閱因出廣寒
殿記示之記曰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迴
數里而崇倍之皆奇石積壘以成巍巍乎矗矗乎巉
峭峻削盤廻起伏或陡絶如壑或嶔巖如崖左右二
道宛轉而上歩躡屢息乃造其顛而飛樓複閣廣亭
危榭東西拱向獺卯榱映不可殫紀最高者爲廣寒

殿崇棟飛檐金鋪玉砌暈丹疊翠五彩煥焉軼雲霞
納日月高明爽塏而北枕居庸東挹滄海西挾太行
嵩岱並立平前大河橫帶于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際
寰中之勝槩天下之偉觀莫加於此矣永樂中朕安
侍 皇祖太宗文皇帝萬機之暇燕遊於此從容之
頃 天顏悅懌指顧山川而諭朕曰此古軒轅所都
而後來趙宋之疆境也宋弗良于行金取而都之金
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存殷鑒加弗良爲
天鑒我 太祖高皇帝聖德命之弔伐用誕安天下
天下既定 高皇帝念前故都也儲於諸子以命汝

奠茲一方我惟夙夜敬厲不敢怠寧以仰副 高皇帝付託之重暨建文嗣位信用姦回戕劃宗室事四方全盛之師以加我于時茲城孤立殆一髮引千鈞矣賴 天地 宗廟之祐護以城之父老安其危而存其殘又因以清姦慝安 社稷而至于今日夫山川猶昔也昔之人以否德而失之 高皇帝以大德而得之我承藉 高皇帝克艱難而保存之奈何其可忘慎德又顧茲山而諭朕曰此宋之艮嶽也宋之不振以是金不戒而徙於茲元又不戒而加侈焉睹其處思其人夏書所爲儆峻宇彫牆者也肆孟

始來就國汰其後存其槩而時游焉則未嘗不存儆
于中昔唐九成宮太宗亦因隋之舊去其泰侈而不
改作時資燕游以存監省汝將來有國家天下之任
政務餘閒或一登此則近而思吾之言遠而不忘聖
賢之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拜稽受命無時
或忘書不云乎　皇祖有訓詩不云乎儀刑文王肆
嗣位以來凡事　天愛民一體　皇祖之心敬而行
之洞洞屬屬罔間夙夜比登兹山顧視殿宇歲久而
陊遂命工修葺永念　皇祖儼如在上敬以所授大
訓筆而勒諸石既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孫於億萬

年

○丙申初　上以四川都司奏劾總兵官都督陳懷以備禦官軍罷退其軟弱還助運糧守城懷言諸處官軍已為三番猶有番蠻出沒乞如舊額調征官軍仍存操備　上謂行在兵部侍郎王驥曰松潘昔無多軍城池未嘗失守番蠻亦不敢為非比年以來有總兵官領重兵鎮守番蠻時時出沒豈不能撫禦之彼只利軍馬之多略不思供給之難即遣人馳驛諭懷必如寧夏例不許飾辭拒命若番寇復出責有所歸

○癸卯　上問侍臣曰唐虞何以為盛治侍臣對曰堯

舜聖人以德為治所以盛也　上曰有其君亦貴有

其臣使是時無禹稷契皐陶伯益堯舜能獨治乎元

首股肱必相資也但當時君臣又皆互相戒謹不敢

有一毫自滿之心此其所以盛也萬世之下論唐虞

盛治當本諸此

○六月丙午四川都司奏比以烏撒烏蒙二府土官知

府祿昵尼祿等爭地讎殺蒙遣行人章聰庚璉奉勑

往諭之皆悦服烏蒙耆老念其世親以所爭地十之

三讓烏撒永息爭訟　上顧左右曰蠻夷能讓亦是

天理未泯特患訓諭不至耳果能開誠布公何不可

化

○七月庚辰四川副使朱與言

與言字一鶚萬安人永樂辛卯進士授 史歷湖廣僉事四川副使懲姦黜貪甚著風采正統二年陞南副都御史上疏論時弊極切 上納之尋乞休

家居慮然如在官鄉人有小不善惟恐其知爲被辟薦蒙稱之式其家言設科取士

聖朝盛典洪武間考官必用經明行修之士比今司多舉親故去取不公今後考官必訪求文學之之士　上從之顧謂侍臣曰朕亦聞在外舉考試官多出私意蓋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已無學識安能分別人之高下賢才鮮有不爲所枉矣

○壬申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奏虜寇入雅兒崖殺千戶宋錦等掠官馬而去哨備都指揮僉事張淮及指揮蔡麟等皆怠慢失機請罪之　上勑亨曰虜乘間爲寇殺官軍掠官馬豈獨下人之過亦是主將平

昔姑息紀律不嚴所致自今宜加嚴謹張淮蔡麟等悉降充軍罪官令專職哨備如再失機處斬因語侍臣曰禦邊之道惟在得人漢匈奴率十萬騎入寇時趙充國將四萬騎屯邊郡單于聞之遁去以四萬騎而使單于知畏非充國總制有道乎亨性謹厚但過于寬故邊備屢有小失

○辛巳省南京刑部右侍郎段民等罪初詔書言罪囚除謀殺祖父母父母外俱寬減一等詔書未下民先以所鞫重囚付大理詳審奏請及詔下民不待報有犯祖父母父母者一体寬減例發遣既而所奏者

昇[illegible]斷法乃復追還而逃逸已數人民具以聞　上
曰書云子曰宥汝惟勿宥惟厥中漢唐之世律有未
載得引經爲斷今部書有未備者法司當量情輕重
所覓減者與寬減不可者當奏何得一槩釋之此不
得中矣遂命法司宥民等罪逃逸者令捕論如律刑
科給事中年富等執奏民等不當宥　上曰爾言固
是但朕已宥之不欲反覆其封章示之自勵
○甲申吉安府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
祠祀鄉先賢宋楚國文忠公歐陽修忠襄公楊邦乂
忠簡公胡銓莊國文忠公周必大文節公楊萬里信

國公文天祥缺祀典乞舉行勅有司每歲春秋致祭
上諭行在禮部曰襃崇忠節足以正人心厚風化此
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春秋祭祀命府官行禮仍命
有司以時修葺祠宇

十月　上爲詩勉庶吉士曰國家有賢良豈但務精
擇賢良之所出亦自培養得廣延教元士周家重俊
宅　皇祖簡賢科教育厚恩澤二十有八人册之著
成績朕心切旁求夙夜恒惻怵是科凡百人中豈乏
卓識表拔俊茂貲將以繼往昔優游詞垣内研究古
載藉摛辭務淳麗勵行必端直所期在發廣潛物華

明德勗哉副予心奮志毋自畫

○十一月乙酉賜朝鮮國王李祹五經四書大全初王奏欲遣子詣北京國學或遼東學校讀書 上故賜之書且勑祹曰王欲遣子入學具見務善求道之心但念父子遠離情不相舍兼山川隔遠氣候不同或致不安不若就本國中務學之便也今遣書賜王以為教子之資王其體朕至意

宣德九年三月 上視朝罷出憶賢詩示羣臣曰予嗣守 祖宗大位夙夜兢惕思維致治之道必有賢臣相與贊輔雖屢詔求賢然恭默之思未已乃作詩以

著于志詩曰天命有赫付畀萬方肆予承之夙夜兢
業亮天之工其責在予亦惟求賢以永厥圖堯舜大
聖咨下臣隣湯武致治數求哲人稷契臯夔以暨周
召治效之隆臻于皥熙悠悠我心念之弗㬫惟欲得
賢以弼予治告言惓惓束帛戔戔命彼皇華歷于丘
園庶幾多才拔茅連茹奮其工庸翼我天工度天鑒
昭維嶽降靈篤生賢哲聿馳駿聲格于沃予以廸光
德湯其耿光有永無斁

三月癸巳　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
孝壽奢侈之弊欲矯以仁儉及平吳之後頗事遊宴

於政事援庭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閨闥馴至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爲孱弱寄命於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 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爲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況羌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戎寇遂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西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

樂殺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六月甲戌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广廣及山西蔚州産木山場宜禁民採伐　上曰卿為國計意甚厚但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民共之若屑屑與較反生事端其已之

○七月己亥　上諭六科曰爾官近侍職在記注凡朕一言一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關防欺蔽不然中間必有詐偽爾等怙護乃聯不許依阿隨附

○九月戊子　上率師巡邊駐喜峯口懷來夜召楊士奇等

禁中問道途所見對曰居民比五年過肆增多矣

上曰朕亦覺之但未知生理何似對曰臣曾過道傍

八家問今秋所收言大熟則二三歲皆不及

又問軍士道中擾人否對曰雖未聞擾人但行之常

須嚴飭之　上曰然因出示御製詩數篇諭士奇曰

此朕馬上遣興也士奇拜觀畢　上命左右取楮筆

命士奇賦詩遂賜酒饌又諭之曰道路所入有當言

者勿隱至宣府大猟會諸將寮請於　上曰此外不

百里虜人常至圍猟可出兵掩擊　上曰彼不為

邊患即已可不聽其圍獵乎諸將曰此輩豺狼野心

終不能保今不圖後將悔之　上曰朕此來飭邊備
耳非爲捕虜且嘗遣人撫虜矣今又擊之是朕失信
豈可爲乎爾等固是爲國之心但朕欲存大信耳夜
召楊榮問曰諸將皆言虜在近邊掩擊之可不勞而
成功何如榮對曰黠虜譎詐恒遠哨瞭今　車駕至
彼必且先遁恐兵出無所得而自此失虜心　上曰
何也對曰　陛下遣行人齎勑招之令打圍共又忽
從所便今或出不意擊之是前勑誘之來也
而遣之曰君子同德
二月己卯　自遼東還言外夷多以幼男女易

一遼東者官軍得之他日往來交通洩漏邊事請
禁止　上曰此必饑寒所迫劉愛以求活禁止、
至失所勑遼東總兵官都督巫凱等凡夷人求
女者官給與直男女悉送京師育之
○十二月辛酉　上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
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宜直言勿
隱士奇等對曰　聖諭皆當真得古人精粹　上曰
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曰帝王勤學問
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
曰卿等亦常須盡言朕不為怍。